

## 穿越时空的“魔鬼”

——浅探果戈理早期创作中的“魔鬼主题”

曹海艳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以果戈理创作中的“魔鬼主题”为研究对象, 试图探寻其早期的三部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及《彼得堡故事》——在乡村—庄园—京都这一系列时空转换中魔鬼形象的演变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深入思索。

**关键词:** 魔鬼; 诱惑; 堕落

**中图分类号:** I109.99

**文献标识码:** A

对真善美的追寻和对假恶丑的弃绝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渴求, 文学的存在为这一探索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在文学的时空维度中, 对前者的表现常常以对后者的批判和揭露进行表达, 而后者又变动不居, 改头换面是它的拿手好戏。虚假与丑恶时常幻化为看似真实存在的实体穿梭于文学的时空, 其中, 魔鬼便是它们钟爱的化身对象。

谈到魔鬼, 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圣经》。作为西方文化与文学源头之一的经典著作, 《圣经》中曾多次出现魔鬼的形象: 《旧约·创世记》中引诱人类的始祖偷食禁果, 从而背负原罪的蛇便是富含隐喻意蕴的形象, 它“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成为魔鬼和罪恶的化身——撒旦”(叶舒宪 2003: 28)。在《旧约·约伯记》中, 作为上帝众子之一的魔鬼撒旦则以与上帝打赌的、约伯的考验者的形式出现, 表现出某种反抗的意味。在《新约·启示录》中, 魔鬼以具体可感的龙的形象出现: “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圣经〈20〉: 2), 它在火湖里饱受着折磨。在此之后, 这充满邪恶之气的恶灵便成为文学争先描写和表现的对象: 那个活跃在但丁《神曲》中地狱里的“烈焰魔王”, 歌德笔下标榜“老想作恶却总是把善促成”(歌德 2003: 58)的魔鬼靡菲斯特, 还有弥尔顿的传世名作《失乐园》中那个叫嚣着“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 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弥尔顿 1984: 15)的大天使长鲁希弗……类似的形象在西方文学中不胜枚举。仔细研究就会发现, 在不知不觉中它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魔鬼形象链条”, 每一个后来的形象都是在对此前形象的继承与创新中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 从而推动了这一类主题与形象的发展。

西方的犹太—基督教观念在公元 988 年通过罗斯受洗正式介入俄罗斯思想界以来, 便与俄罗斯原有的多神教观念相互融合。自然地, 人们思想观念中的魔鬼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这反映到俄罗斯文学上便呈现为独具特色的魔鬼观念。魔鬼主题一直以来是斯拉夫文化与文学的重要观念之一, 但“《圣经》及《圣经》以降的欧洲思想文化中的相关主题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魔鬼形象最初的灵感源泉”(梁坤 2007: 75)。在俄罗斯作家笔下, 魔鬼形象成为反映作家精神现实、寄托对世界主观感受与体验的一种客观载体。普希金曾经这样说道:

“我相信《圣经》里有关撒旦的一切：在关于这个美好的、狡猾的、堕落的灵魂的诗歌里有着伟大的哲学真理”。（任光宣 2002：166）他的这一思想亦表现在其作品中。普希金之后的莱蒙托夫则“承袭了撒旦派的艺术感受，在撒旦形象中融入充分的浪漫主义因素，来抒发一个人内心的苦闷与彷徨，开创了俄罗斯文学中恶魔主题的先河”。（刘锟 2009：99）当俄罗斯文学发展到果戈理时代时又出现了新的现象。有评论家这样评价果戈理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创作：“他在精神领域是天才的。他注定要使俄罗斯文学从审美转向宗教，把它从普希金的道路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上去。应成为世界性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一切特征都是以果戈理为标志的”（Дунаев 1997：87）。

从果戈理早期的中篇小说到后期的创作，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魔鬼主题”一直延续其中。“魔鬼”以不同的面目与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它千方百计地诱惑人们。在作家以如椽之笔对其批判、尽情嘲笑的同时，映照出了世间的丑恶与人类的肮脏灵魂。本文拟以果戈理创作中的“魔鬼主题”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在其早期的三部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及《彼得堡故事》中魔鬼形象的演变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深入思索。

## 一

很早就有研究者指出，《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是果戈理在艺术探索之路上精心营造的三幅图画：乡村——庄园——京都。作为其中的第一幅，《狄康卡近乡夜话》展现了一幅色彩艳丽、清新明快的小俄罗斯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勤劳的人民的的生活画卷。在作家的精心构思之下，现实世界与魔幻世界相互交融，魔鬼、妖精和精灵都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鬼怪也是村庄的一部分，同村民一样有自己的名字和头衔。鬼怪也有形有影，也穿衣服”。（Труайя 2004：111）在故事中，妖魔鬼怪不断变换模样，用尽各种手段诱惑天性善良的人们，有时它为自己的阴谋诡计所累，反倒成为诚实勇敢的人获得幸福的工具，有时它罪恶的目的则意外地得逞，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普希金读完《狄康卡近乡夜话》之后感到异常惊喜：“这才是真正令人开心的故事，它写得那么真实，毫不勉强，没有矫揉造作，不受任何拘束。处处诗意盎然！多么富有真情实感！在我们的文学中这一切都那么不同凡响，我至今都还沉浸在故事之中”。（普希金 1999：237）的确，小说集时刻洋溢着一种轻松、欢快的气息，此时，魔鬼则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索罗庆采市集》讲述了年轻貌美的少女帕拉斯卡与格利茨柯之间的爱情故事，其间夹杂着关于魔鬼的故事片段——红褂子。化作猪脸的魔鬼寻找红褂子。故事给人们带来了几分恐惧，而格利茨柯则在朋友的帮助下利用这个吓人的猪脸魔鬼的传说获得了爱情，在借机捉弄了一番愚蠢的人们同时也带来了阵阵的笑声，为生活平添了几分奇幻的色彩。同样地，在《五月的夜》中，女落水鬼寻找化身为后妈的妖精的片段也成为小说主要叙述故事的点缀。快活、勇敢的哥萨克青年列夫科帮助女落水鬼找到了妖精，消除了她心中的怨气，并在她的帮助下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在这两篇小说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乌克兰之乡的日常生活画面，一群善良淳朴的人们，特别是快活、乐观的年轻人身上更是充满了无尽的活力，平凡的生活中充满爱情的芳香，洋溢着青春的激情。在一个个狂欢性的场景中有关魔鬼危害人间的故事夹杂其间，在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为这风景如画的乌克兰乡村增添了一丝神秘与诱人的气息。

与前两篇小说相比，《圣诞节前夜》中的魔鬼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形象：狭长的瘦脸，一络山羊胡子，一对小小的犄角，一条又尖又长的尾巴，通体呈黑色——很明显地，这个魔鬼的模样与其说是具有基督教中撒旦的某些特征，倒不如说它更多地体现了俄罗斯民间传说中魔鬼的特点。以丹青神手驰名于整个乡区的铁匠瓦库拉为教堂画了一幅人们痛打魔鬼的壁画，惹得这个魔鬼对他恨之入骨，所以它决定报复铁匠以消心头的积愤。“偷鸡不成蚀把米”，

它却被瓦库拉制伏，成了他人获得幸福的工具——“这样，人类的敌人本来打算欺骗、引诱和愚弄别人，结果倒被别人愚弄了”。（果戈理 2006：156）很显然，与夹杂在此前两篇小说中的魔鬼故事片段——“故事中的故事”——相比，在这个故事里，魔鬼的诡计与瓦库拉制伏它为自己服务的事件已经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铁匠与少女之间的爱情则似乎成了其间的插曲。在果戈理的描绘中，尽管这些魔鬼图谋不轨，心中藏有不可告人的恶毒伎俩，但在人的正义和勇敢面前无一不作茧自缚，因此也让这些魔鬼的形象显得滑稽可笑，它们的害人企图最终都化为泡影，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如果说在上述三篇故事里，以魔鬼为代表的恶势力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构不成威胁，只可把它看作是一种插曲的话，那么在《圣约翰节前夜》中，这股恶势力已然具有了“摧枯拉朽”的能力，是造成人不幸命运的原因之一。年轻的长工彼特罗受到一个魔鬼变身的神秘人物巴萨甫留克的诱惑，为了金钱，以爱情之名残忍地将心上人的弟弟杀死。虽然他得到了财富，娶到了心爱的姑娘，可是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本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人顷刻间变得毫无生气，在丧失记忆的同时也遗失了内心深处纯洁的情感和人生真正的幸福。在这里，原先以奇形怪状的模样出现的魔鬼已幻化成人的样子，堂而皇之地生活在人们身边，这意味着以魔鬼为代表的恶势力已逐渐逼近人们的生活，它在人类的周围时刻准备伺机而动，尤其是当人们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之时，它便趁机一把将其抓在手中并以此来引诱人们背叛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纯洁而神圣的感情。果戈理在展示乌克兰人民生活与爱情的风情画卷的同时，也揭开了魑魅魍魉的世界的一角。让我们回忆一下彼特罗杀死伊瓦西之后呈现在他面前的景象吧：“魔鬼们的笑声在四周轰然而起。狰狞的魑魅成群地在他面前蹦跳”。（果戈理 2006：52）这是一个以化为人形的巴萨甫留克为“领袖”的魔鬼世界，欺骗、诱惑、为非作歹是它存在的基本原则。虽然仅显露出这个魔鬼世界的“冰山一角”，但这已然初步显示出其中蕴藏的强大威力。此时，人的堕落就是魔鬼的狂欢。在果戈理的笔下，彼特罗只是整个人类的一个代表而已。如果人类在各种诱惑面前放弃固守心灵那片纯净的天地，那么，彼特罗灰飞烟灭的下场终将降临到整个人类的身上。在呼喊出“魔鬼不会带来幸福”的箴言之后，果戈理以一个人的堕落为全人类敲起了响彻寰宇的警钟：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那颗纯洁的心灵是人生存之根本。

由以上分析可见，以魔鬼为代表的、由妖魔鬼怪构成的恶势力的存在只是平凡普通的乡村人民生活的插曲，其中难免有人受到诱惑而堕落的现象发生，但终归是个别的例外，这股黑暗的势力与人民光明乐观的生活是直接对立。

在这些故事中，“无论它的主人公经受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折磨多么可怕，也无论在这里有如此多的痛苦、磨难和考验，这本书（指《狄康卡近乡夜话》——笔者注）依然是明快的、乐观的，……在这里，罪恶的欲念为光明的激情所平息；在这里，愉快战胜了痛苦，而笑声、欢乐和灵感压倒了沮丧和分裂的预感”。（佐洛图斯基 1982：180-181）因此，妖魔鬼怪所带来的恐惧似乎成了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整部小说集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轻松欢快的格调和浪漫气息。

## 二

诚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果戈理是一位现实的诗人，在《密尔格拉得》中，先前的浪漫主义气质逐渐被现实所取代，但作家笔下的“魔鬼”却未曾改变，只是它变换了模样，化作女人的形象继续着罪恶的“事业”。

正如果戈理所说，“《维》体现了《密尔格拉得》与《狄康卡近乡夜话》之间的联系”。（Храпченко 1984：129）在《维》中，魔鬼继续危害人间，只是它变成娇柔的女人，从而具有了更大的迷惑性。善良的老太婆在月夜之下变成面目可憎的魔鬼，好在此时的魔鬼也是有所惧怕的，霍玛念出的祈祷文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在圣言的威慑作用之下，魔鬼转眼

间化作柔弱的美少女现出楚楚可怜的样子。这里，魔鬼所代表的恶、黑暗始终无法与代表善、光明的正义力量相抗衡，只是化作女人的外表具有了极强的隐蔽性，“天使的外衣掩盖了吸人鲜血的女魔鬼的嘴脸。她在晚上穷凶极恶，而在太阳升起之后则又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Груайя 2004：189）这里，女人成了邪恶的化身。

如果说《维》中化身为女人的魔鬼带给人们的是一场恐惧的“飨宴”，把读者引领进一个魔幻的空间，那么在《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读者将从魔幻的时空跌落到平凡的世俗生活中，但魔鬼的本性并未消失。虽然在外貌、性格、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妨碍两个伊凡成为密友，可一句“您是一头蠢鹅”的无聊的话却导致了二人友情的破裂。为了这件小事他们向法院诉讼，极尽贬损、侮辱、恶意中伤之能事，甚至为此耗尽了余生。在整个吵架事件中，阿加菲娅·费多谢耶芙娜这个善于搬弄是非的女人可谓“功不可没”。在事件两次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她都从中作梗，致使形势在瞬间发生了逆转，朋友之间的小争吵迅速升级为仇恨和一系列报复行为，从而浪费了两个朋友重修旧好、握手言欢的最佳时机。无形之中，她扮演了一个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角色，在此意义上，她与危害人间的魔鬼别无二致。

在人们平凡的现实生活中，阿加菲娅这样魔鬼式的女人的存在阻碍了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破坏了原本融洽的气氛。在她生活的那个狭小空间里，她俨然已成为一位统治者，所有人都对她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在这里，奇幻世界中的恶魔已然化身为妇道人家，但它具有的破坏力却有增无减，使那些无聊的人们因无聊的小事情浪费掉毕生的精力。最重要的是，她在人们之间种下了分崩离析的种子，它静待适宜的条件以便最终达到使人们反目成仇的魔鬼的罪恶目的。

在《密尔格拉得》中，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别林斯基高度赞扬这部小说，认为它是“用勇敢豪放的画笔写成的瑰丽的叙事诗，这幼年民族英雄生活的清晰的素描，这足与荷马媲美的装在狭小框子里的巨大的图画”。（别林斯基 1996：165）即使是在这样一部气势恢宏的作品中，魔鬼的化身仍无处不在。查波罗什哥萨克首领布尔巴的小儿子安德烈被爱情蒙住了双眼，忘记了祖国、父兄和伙伴，投入到敌人的怀抱。布尔巴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在一次战斗中亲手将他杀死。就这样，背叛自己信仰的儿子死在了亲生父亲的刀下。这不能不说是人间的悲剧。在这场悲剧中那个漂亮的波兰女人不容忽视。果戈理这样描绘这位绝色佳丽：“在她抬起的双眼眸里饱含着丰富的感情，……还没有来得及擦干的泪水使她的眼睛显得水汪汪的，直刺人的心灵。胸脯、颈脖和双肩呈现出优美的线条，充分地体现出了成熟的女性美”。（果戈理 2002：85）在这个楚楚可怜的美女面前，深埋在青年心中的爱情萌发出了新芽，他拜倒在姑娘的石榴裙下：“父亲、伙伴和祖国对我算得了什么？……我的祖国便是你！……为了这样的祖国，我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卖掉，送掉，毁掉！”（果戈理 2002：99）一个哥萨克的勇士在爱情面前折戟沉沙，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和信仰，做了一个可耻的叛国背教者。布尔巴得知儿子做了背叛者之后陷入了沉思：“他想起柔弱的女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她把许多强有力的男人都毁了”。（果戈理 2002：97）此刻，美丽的少女扮演了一个可憎的诱惑者的角色，似乎在她身上隐藏着某种神秘的魔力，使她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勇猛的哥萨克雄鹰罩在了柔情蜜意编织的罗网之中不能自拔，在刹那间忘却了肩负的责任、放弃了民族的大义。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安德烈之所以如此容易地成为敌人的“俘虏”也在于他自身轻浮、易屈服的天性和对爱情的向往——当他心中的“欲望之魔”与外界具有魔鬼般诱惑力的女人相遇时，他的背叛将是一种必然。对此，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话甚为精当：“魔鬼最渺小，只是因为自身渺小，它才显得伟大；魔鬼最虚弱，只是因为自身虚弱，它才显得强大”。（袁晚禾、陈殿兴 1993：301）

### 三

《彼得堡故事》是果戈理的第三部小说集。在这里，魔鬼——这一心作恶的恶灵不仅化身为女人，还变换出多种不同的脸孔在京城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本领。

在《涅瓦大街》中，纯洁的画家被姑娘的美丽吸引，他“就像一名渴望朦胧的精神恋爱的童贞青年”（果戈理 2002：11）一样，没有任何尘世的杂念和情欲，怀着一颗纯洁的心灵对姑娘的美顶礼膜拜。可是在这沉鱼落雁之容背后却隐藏着一颗怎样卑贱的心灵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达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美与丑这两个极端紧紧相邻，崇高与鄙俗相隔也仅一步之遥，它们可以共存于一个女人身上，“而女人，世界之花，人类的杰作，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浮的生物，连同纯洁的灵魂一起，她们丧失了一切女性的特征”，（果戈理 2002：12）只剩下一具美丽的躯壳包裹着空虚低贱的灵魂。恰似一个披着美丽“画皮”的魔鬼，她凭借外在的美丽引诱、欺骗着追求真善美的人们，可偏偏她就是那假恶丑的代言人。小说中那个貌美的姑娘只是崇高背后鄙俗灵魂的一个代表而已，华丽的涅瓦大街同样也给人造成无数的幻象，所以作家在小说结尾高声慨叹：“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果戈理 2002：35）而狡猾的魔鬼亲自点燃涅瓦大街的路灯，只为了给一切制造假象。

《肖像》同样讲述了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的走向毁灭的故事。饥寒交迫的生活现状让忘我地投入到艺术中的画家恰尔特科夫对金钱产生了无限的渴望，在一幅神秘的肖像画中发现一袋金币之后他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金钱成了他的欲望、理想、恐惧、欢乐和目的”。（果戈理 2002：95）当他忽然醒悟时却发现天赋已丧失殆尽，嫉妒顿时攫住了他的心。就这样，艺术才情的拥有者走向了自我毁灭。而当年画出肖像的画家本人自从画了这幅画之后自感被一种邪恶的感情支配着，于是他放下画笔，削发出家，在劳动和苦修中涤荡着自己的灵魂，直到心中的魔鬼被战胜他才重拾画笔。自始至终造成他们命运发生转折的就是那幅充满魔力的肖像画。神秘奇诡的高利贷者的邪恶灵魂通过绘画者的笔悄然转移到画纸上，尤其是那双目光炯炯的眼睛，仿佛能刺穿人的五脏六腑，洞彻人的灵魂。恰似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魔，它洞察人们内心深处的所有欲望，抛出种种诱饵引诱人们堕落，那些意志薄弱者，如恰尔特科夫，就会一步步迈向毁灭的深渊。相反地，如若我们看穿了魔鬼的把戏，在追求崇高目标的道路上不被路边的风景吸引，那么，圣洁的感情必将充溢于心间，任何魔鬼般邪恶的势力都将被拒之于心门之外。所以作家借人物之口告诫人们，要保持灵魂的纯洁。

相形之下，小说《鼻子》的故事情节就简单得多：自称少校的八等文官柯瓦寥夫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鼻子不翼而飞，而此时他的鼻子化身为一个五等文官正在城中招摇撞骗，幸好警察及时将他抓获才物归原主。在故事中，柯瓦寥夫针对鼻子丢失一事若有所思地说道：“魔鬼跟我开个玩笑”。（果戈理 2002：74）实际上，比其主人更善于伪装和钻营的鼻子可以看作是柯瓦寥夫精神上的“同貌人”，二者同根同源。在俄罗斯文学中，“这种同貌人一魔鬼成了作家在揭示人物内心矛盾、信仰动摇或人格分裂的一种常用的叙事方法和表达手段”。（刘锟 2009：108）作为现实中人的“同貌人”，鼻子具有人身上的一切卑劣品质，表现着人们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空虚，这里没有任何崇高与美好，无耻与鄙俗在魔鬼制造的幻影中凸显出来。此刻，“真实和不真实的界限正在若明若暗的世界中逐步消失。撒旦已把人们的脸谱搞乱了，把一块肉打扮成两角羽毛的高官，把一对鼻孔装饰成乘豪华马车的富豪，使发育不全的人得到各种荣誉，把正直的市民的思想弄得混乱不堪”。（Труайя 2004：193）作家赋予整个事件一种魔幻的性质和离奇怪诞的色彩，从而折射出现实世界和生存本身的怪诞性。

《狂人日记》延续了“同貌人一魔鬼”的主题。在九等文官波普里辛语无伦次的谵妄中，他化身为重权在握的西班牙国王，一改往日的唯唯诺诺，在幻想中享受着颐使气指带来的八

面威风。此时，他平日受到的压迫、贬损与心中的不满终于冲破了自我抑制的堤岸——他疯了。一生遭受压抑的他只有在疯癫的状态下才表现得无所顾忌，获得了期盼已久的认可。这位“同貌人”正是他内心的渴望与呼唤的体现，折射出帝俄时代官僚机器的全部腐朽本性和对“小人物”的无限压制。他们没有生存的权利，只能苟活于世，最后的出路只能是在疯狂中走向生命的终结。《外套》中可怜的巴什马奇金节衣缩食终于做了一件新外套，可不幸却被强盗抢走，他从拥有新外套的狂喜瞬间跌落到无限绝望的死亡之谷。死后他变作厉鬼经常抢劫那些达官贵人的外套，弄得一时间人心惶惶。在世时，巴什马奇金谨小慎微，虽然常遭到嘲笑和捉弄，但他总是默默地忍受，可是他越是缩作一团希望免受打扰，外面的世界就越加张开大嘴要将他吞入腹中，夺走了他的外套就意味着剥夺了他最后的生存权利。

在这两个故事中，果戈理关注的是“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如果说波普里辛被残酷的社会现实逼成“狂人”，在“个人的狂想曲”中他找到了某种暂时调解心理平衡的东西的话，巴什马奇金则完全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之下，只能在死后化作魔鬼做出虚弱的反抗。在果戈理的描绘下，一直以来与人民生活相伴的“魔鬼”俨然已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任何人的任何反抗都显得苍白无力——“果戈理第一个看清了摘下假面的魔鬼，看清了魔鬼的真面目（这个真面目的可怕不是因为它异常，而是因为它平常、庸俗）；他第一个领悟到魔鬼的面目并不是遥远的、陌生的、奇特的、怪诞的，而是近在咫尺的、熟悉的、现实的‘人的，非常像人’，这是俗众的脸，‘跟众人的一样’，几乎跟我们在不敢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同意‘随众’时的面目一样”。（袁晚禾、陈殿兴 1993：302）

在俄罗斯文学中，“果戈理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同等地位”。（Белый 1996：15）果戈理在渐次展开“魔鬼主题”的同时进行着深刻的思索。《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恶魔还只是人民欢乐生活的“小丑”，作家把对魔鬼、妖精的嘲笑与对人民的勇敢、机智的礼赞结合在一起，在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民族的精神天赋，平民百姓纯洁和高尚的感情，以及他们正直的智慧的反映”。（Храпченко 1984：98）《密尔格拉得》中的魔鬼已经成为诱人堕落、背弃信仰、朋友反目的推动力量，而在《彼得堡故事》中，恶势力俨然已成为世界的主宰。在这一过程中，从生活的深处汲取全部创作灵感的果戈理进行着对人生、社会、道德等多方面的探索与严肃思考，他“要以对卑下鄙俗的生活的忠实描写，在读者心中唤起对崇高美好的理想的渴求”（刘宁 2007：14）。

## 参考文献

- [1] Белый А. 1996 Мастерство Гого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M]. Москва: МАЛП.
- [2] Дунаев М. М. 1997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Часть 2)[M]. Москва: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3] Труайя А. 2004 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 [4] Храпченко М. Б. 1984 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уть, величие писателя[M]. Моск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 [5] 别林斯基 1996 文学的幻想（满涛译）[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6] 歌德 2003 浮士德（杨武能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7] 果戈理 2006 狄康卡近乡夜话（满涛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8] 果戈理 2002 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恩东、冯玉律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9] 果戈理 2002 果戈理全集·第三卷（徐振亚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10] 梁坤 2007 末世与救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1] 刘锟 2009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2] 刘宁 2007 俄苏文学·文艺学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3] 弥尔顿 1984 失乐园（朱维之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14] 普希金 1999 普希金文集（文学论文）（冯春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15] 任光宣 2002 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管窥

[J], 外国文学研究第4期。

[16]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圣经[M], 2003。

[17]叶舒宪 2003 圣经比喻[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8]伊·佐洛图斯基 1982 果戈理传(刘伦振等译)[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袁晚禾、陈殿兴 1993 果戈理评论集[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The Demon Through Time and Space** ——The “Demon Theme” in the Early Works of Gogol

CAO Hai-y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demon images in Gogol's early three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Evenings near the village of Dikanka*, *Mirgorod* and *Petersburg stories*. The demon image evolves across the time and space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grange to the capital. Finally the writer's reflections on the real world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demons; temptation; degeneration

**收稿日期:** 2009-11-14

**作者简介:** 曹海艳(1981-), 女, 吉林省松原市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锟]